

校刻韓非子序



按漢諸子畧凡十類百八十九家瀆家居
第四唐六典子類十四藝文志子類十七
六百九家瀆家皆居第三太史公曰瀆家
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
也夫治太上以道其次以瀆韓子瀆家其
所著書無非鈎箝決摘之術當是時天下

專習灋令以吏爲師詩書六藝之文棄而
不講故終其書無仁義忠厚之言無欽恤
明慎之意今讀其五十五篇篇言其槩初
見秦干秦也數秦之失而欲一舉以成霸
王之道從衡之說似之存韓連荆魏以疑
齊趙齊趙定而天下服是故不免有非終
爲韓之疑李斯得以殺非者此也難言多

懼息也其將有言也而先固其主歟愛臣
收權也主道虛靜以待下黃老之遺術也
有度強國也國可以刑灋強不可以刑灋
不凶而况可以刑灋使臣忠庶仁義也歟
哉二柄罪必刑功不賞虎其君狗其臣豈
功疑惟予罪疑惟去之意揚權名正物定
輒一以靜道德虛靜安用刑灋八姦蠱君

之術盡矣十過人主之通鑒也孤憤憤大
臣也其阻於當塗佐歟五不勝之勢瀝肝
膽矣說難以逆爲順多虞也和氏以管仲
之治齊商君之強秦爲使天下必爲已視
聽之遺以徵可凶之道四十有八而刑瀆
之意寓焉風摧蠹木雨壞隙墻湯武之於
桀紂是也三守其端一也幾事密則無三
劫之患矣備內家道山防及妻子誰與信
者南面嚴於收權而終於必行通變不倦
草道也飾邪龜筮無信而明濼有功也解
老溪於老也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濼執
謂非也有此言也喻老重賞罰也在君則
勝臣在臣則勝君亦收權之意也說林皆
古人詭稽突梯所爲而非特表出之固習

術之所尚也觀行奢於人也安危自厲也
守道重於全身預於立灋用人立可爲之
賞設可避之罰未嘗無恕心者功名主得
臣而名實成也大體以天地江海日月山
谷爲量而有長利大功之積內儲上篇詭
秘矯詐無所不至而下篇參疑廢置之事
則亦春穉之所以示戒者也外儲說四左
上以先王仁義不能正國比諸嬰兒之塵
飯塗羹可戲而不可食也中山好士而可
攻必其士怠而兵弱農惰而國貧者然耶
非耶左下誅賞毀譽庶幾殺之不怨利之
不庸之意然用有公私則王霸之所由別
也右上三節以君治臣而一切以忍心從
事國狗社鼠古今有之忍痛彈疽未易得

也右下五節責成立功善馭臣也因事之
理善事君也子之燕噲事與孟子不同而
禹益相訐啓益相攻抑又滋惑之甚禹益
異世得謬其傳之喻同時亦詭其說軻矯
之正耶非肆其妄耶難一齊桓公三往處
士乃其好仁義之美卽而以爲輕上侮君
之俗是固以太公殺狂裔爲當者也難二
趙簡子處危而士奮言可感也謂不可使
百族之子皆若孝子之愛親是何言也難
三以儉而無術不免於貧齊桓公侈於桀
紂猶冠五霸又何言也難四天子無道諸
侯伐之諸侯無道大夫伐之故湯武王而
齊晉霸安得以爲常也難勢治天下賢不
如勢勢不必賢亦以濫術勝仁義之說也

問辨灋令有定文學不得非之誹謗之令
無已也問田吳起支解商君車裂曰亂主
闇君之咎也定灋申不害佐韓七十年而
不霸商君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帝非
燕灋則燕術也非韓人而在秦處申商之
間韓亦不霸秦亦不帝何也說難獨以后
稷皋伊周召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

趙衰范蠡大夫種彘同華豎焉霸王之佐
明於任臣則趙敬侯縱欲燕度而饗國數
十年不明於任臣則燕噲有聖王之節而
不免於亂好專也詭倂私智相高故上不
勝下六反毋之愛子也倍父父之令行於
子也十毋吏之於民也無愛吏之令行於
民也苟尚父慈不如嚴也八說八經文之變

也頗不類非在八說曰灋以制事事以名
功灋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
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權術也
商管異世而非並稱可疑也八經曰明主
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夫以智力窮人
鬼道也五蠹顯學忠孝文之至也五蠹之
意以文學言談盛於耕戰帶劍私鬥末作
之弊亦其時之瀆波也顯學之意以學術
無益而富強有用廣譬長喻心駭而神動
也忠孝之意詆訾孔子堯舜湯武於君臣
父子兄弟之間皆非所以教天下狂者之
言也人主與近習當塗論人言行智者使
策於愚人賢士程能於不肖通論也飾令
陰符之遺也心度禁先其本兵戰其心言

豫也制分刑賞分白也蓋里相坐止姦也
私告任坐發姦也五十五篇畧止此矣夫
非之學專於刑名非之意主於刻核考其
學術與荀卿李斯商鞅尸佼李悝申不害
之徒共爲師友各以智術相勝當時不知
李斯之害已是不智也卒隴於斯之術中
而不能出是庶術也爲灋之弊反中其身
非斯則同特後先耳非之書未行止於獄
死斯之術已用遂至車裂天譴之報昭昭
哉序以爲非喜刑名灋術而歸其本於黃
老余則以非喜黃老而歸其本於刑名但
其書出自先秦載古人事多奇倔後世儒
者賴以爲據古今學官列於諸子與經史
並行其文則三代以下一家之言絕有氣

力先燭秦王讀之已有寡人得見斯人死
不恨矣之歎况千載之下舉業害文大傷
氣格學士選其近正者讀之未必不如更
幟易今登陴一鼓以助三軍之氣也漢志
史記列傳隋唐志皆云二十卷五十五篇
而王伯厚歎言今本五十六篇未知所定
嘉靖辛酉歲五月端陽日浙西張鼎文書

韓非子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
於黃老其爲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
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
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
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
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
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
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五十五
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

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及急乃遣韓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韓非子卷之一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

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口魏南故曰陽連荆固齊收

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

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得天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

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

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為將

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

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裒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剋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剋。攻未嘗不取。所

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國也。一戰不剋而無齊。為樂毅破齊於濟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跡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跡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為戒。秦與荆人戰。大破荆。龍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

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

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

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

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也。謀秦故

非誠云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

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

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人故曰雜

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

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

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

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

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可閒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華絳。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又為齊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

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弩戰竦。而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於乎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剋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能矣。言諸侯知秦兵

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

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

荒困倉虛外者天下皆北。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

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溪，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於行而出，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可兼有也。臣昧死願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主謀不忠者戒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蓐薦。出貢以供若蓐薦居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

下之兵贊綴連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

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

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為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起攻秦計為得矣夫韓

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

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畜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

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

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若山原然如此則

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

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

陷銳之卒勤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餉者則合

群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

貴臣之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

能則同於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士則兼天下

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

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

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趙齊則韓可以移

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

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

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

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

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至殆也。見二䟽。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為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核然。核。慄也。腹。虛也。而病為妨。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為妨。核音艾。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冷卒然而走。必發矣。喻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為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

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崑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陛下。闕。陛下之意。因際而入。說以求韓利。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於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發。伐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

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
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闚
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
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
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
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
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
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
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世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
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
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
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鴈行
以嚮秦軍於關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
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
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
下已又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
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
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
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
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

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
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
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隳
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
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必奉秦王之歡心，願
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一得見前
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
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
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
欲家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

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

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

反掖者謂麾下
反以禽君掖也必隳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

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

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

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

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

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死，因急與陛下有計也。

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

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纒

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言順於慎，此於洋，美纒纒有級次也。敦祗恭

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

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愬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

以為劇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譖而

不讓。閑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家計

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

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

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實

性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

誦說，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

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

者以為毀訾，非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

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

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

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

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僅

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八受。

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

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鬼侯、比干、割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瞽瞍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而備故。孫子臏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為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長弘分脰。禁裂也。勃氏切。尹子筭於棘。投之於棘中。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為辜。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闢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睢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人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過。故危其身。人臣太賚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室主。兄弟之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從不相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王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太。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大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疎外

斥遠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

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

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

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王晉之

分也。趙魏韓也齊之奪也。陳恒弑簡公皆以群臣之大富也。夫

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此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

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

之以法。臣雖有賢賤同以法也質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臣貧則易制故不

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淫散也社稷將危。國

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成故曰偏是故大臣之祿雖太。不得藉威

城市。市眾所聚恐其乘眾而生心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

處國無私朝。謂臣自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

於家。不欲令其樹福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

從。四鄰之國為私交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

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是彰故曰紀是

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其源可知也治紀以知善

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

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

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

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

琢以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

以稱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

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

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

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去賢而有功。

去君賢則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群臣守職。百官有

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溲

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羣臣竦懼於下。明君之

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臣用

智故智賢者勅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

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

故不賢而為賢者師。君雖不賢為不智而為智者正。

為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此之謂賢主。

之正之經也。經常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用。在不可知。

虛靜無事。以聞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

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

通言。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函掩其跡。匿

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

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能望。破其意。

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人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

將朽。權柄不固則篡國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

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

為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

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

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

閉其上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

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

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

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

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諱退以為寶。不自操事

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

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

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群臣陳其言。君以其

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

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

事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

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

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罪則姦人易為非。

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
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韓非子卷之一

順齋張鼎彖
伯甫校刊

韓非子卷之二

有度第六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強為不曲
法從私奉法

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

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荆全之時與荆亡之時特民及
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

則曰奉法有
強弱故也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

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藪

涿方城方城涿
之邑也殘齊平中山中山
國名有燕者重無燕者

輕謂鄰國得燕為黨者
則重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

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
時魏救燕燕人得之

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攻盡陶魏之地陶定陶也加兵於齊私平陸

之都言魏加兵於齊平陸攻韓拔管管故管勝於淇下

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蔡召陵

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之威行於冠帶之

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則荆齊可以

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

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

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外謂臣則是負薪而救火也

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

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

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

謂得守法度之臣受之以政位審得失有權衡之稱

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

臣既妙於輕重使之聽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

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此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

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

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

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也則

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眾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

過其蔽多矣明黨多既通相隱蔽雖故忠臣危死於

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

無功而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獲利也

臣傷其類故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

相求故姦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

輕公法矣。私重謂朋黨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不

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

多。非所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百官雖具。非所

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然則主有人主

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不故臣曰。亡國之

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

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

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

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能者不可

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

弊敗不可飾也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

明辯謂善故主讎法則可也。讎謂校賢者之為人臣。

止。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則軍旅不敢辭

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順上之為。從主之法。

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為君有

言非也 卷之二 三

目不以私視為君而上盡制之為臣人者譬之若手。

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入之寒則救

熱則救之以清此皆用也鎮錙傳體不敢不搏近利刃

搏之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

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既任臣以公則政

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智

各得其所以故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

主。臣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詐說逆法倍主

強諫。臣不謂忠逆法強諫凌主者耳行惠施利收下

為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離俗隱居而以

非上。臣不謂義居非上揚主之惡外使諸侯內耗

其國伺其危嶮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

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

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同危以怨主毀國以

謂智也。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

也。先王所簡必今百代常行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

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

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治世之

意行不川之於私。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

足力不給。言當川法且上用日則下飾觀。飾觀則日

真上用耳。則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也。上用慮。則下繁辭。

繁辭則慮也。先王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已能而因法數。

先王所守之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

其詐。險躁不得闢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

敢易其辭。勢在印中。不敢蔽善飾非。即近侍也。朝廷羣

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單微直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蒙注不敢踰

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立治之功日

既已平羣臣既已穆則上之任夫人臣之侵其主也。

用之勢不遺法教使之然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漸如地形之見耕使人主失端。東

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端故先王

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故明主使其羣

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外為惠法內

皆所以防其侵也。動無非法。法所以法過遊外。私也。既使羣

遊外即昔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所以嚴刑者

懲下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令

同門錯也。威制共。則眾邪彰矣。威制共臣則法不信則

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後不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

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匠之目意雖後

當其規矩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若智

為其度

而中事不可用當以先故繩直而枉木斷準夷而高
上之法為其此利也
科削科等也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益輕斗石
設而多益少減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
而措之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
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
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絀其律羨齊其
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退淫殆止詐
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不敢以貴勢法審
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
貴之而傳之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王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

制也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

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

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

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巧詐媚

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

賞也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已也聽其臣而行

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

輕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民此人主失刑德

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

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

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

臣矣。反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群臣請君爵祿而與

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

以樹私恩衆庶也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

于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

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

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

簡公弒，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

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

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

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異事也。言名也，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也。

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

以其事貴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

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

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

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

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震主亦所以為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

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

而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

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

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

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

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

當言如此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

故能乘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

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

不效。飾行則偽外故其群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

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

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故豎

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

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

不受國以讓。故君見惡。則群臣匿端。匿其端避。君見

好。則群臣誣能。誣其能。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

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故子之託

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

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桓公蟲流出尸而不

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

為利此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

重利之故也。今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

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為子之田常不難

矣。故曰：去好去惡，群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素自見。羣

臣見素，則大君不救矣。

揚權第八 揚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命也。君夫

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

捐精。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悅情也。耽之過度則損精。賢才所以助理也。

之垂宜則危也。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為

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四方謂臣民，中央謂王君。聖人執要，四方

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四

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

陽陰陽接則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為左輔右弼，君臣既通，輔弼

之臣斯立，如此則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勿變

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俱行之不已。既

職事有功而可此昔臣賢之臣是謂履理也。君能履

不須有所除去無不隨化而成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

為。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

長事乃不方。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矜而好能。下之

所欺。居上者矜好其能則辯惠好生。下因其材。居上

辯惠則下因其材以入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下代下

其說倂材則辯惠也用一之道以名為首。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

國不治則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

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不見其采。下故素正。故

皆事也上不見事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事而任

其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因其事以與之正與處之

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者

矣。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事也。循事以求。形名參同

用其所生。所生為形名。所從而出者。形名二者誠信。

下乃貢情。二者為形名也。參同則用其謹。修所事待

命於天。若人者能謹信也。貢謂陳見也。毋失其要。乃為聖人

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夫智巧在

行詐故。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

天之道。反形之理。腎參鞠之。終則有始。既夫智巧上

則反形之理。二者督考參驗鞠虛以靜。後未嘗用已。

常常用虛靜以先後凡上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陳事

陳事不擇可否。皆同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

信之無遂與同。然後擇其善者夫道者弘大而無形。

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群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

不與其寧。道不與物自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

時生死。言常因道以考汝報命而汝也。死生猶廢興也。謂其教命時可廢則廢時可興則興也。

參名異事，通一同情。參考異事之名必情。故曰：道不同

於萬物。故能生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故能成於陰陽。衡不同於輕

重。故能知於萬物。繩不同於出入。故能正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故

均於君不同於羣臣。故能制於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此

者皆自道生，故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

容。道以獨為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下以禱於君。君操

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凡聽言之道，或行

之彼必反求其也。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審察具

位自定，明識其也。聽言之道，溶若甚醉。溶，閒漫之貌。凡

分則物類自辯。聽言之道，溶若甚醉。聽言者欲聞以

格明愚以求智，故聞然若甚。脣乎齒乎，吾不為始乎。

齒乎脣乎，愈惛惛乎。脣齒可以發言，語也。吾不為始

昭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離謂

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之。所陳之言，或是或非。虛

靜無為，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

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韋，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

事或三之以此物之情，或伍之以合虛之數，常令根

幹堅植，不有移韋如此，則動之散皆無所失泄也。

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有所舉動溶然間暇雖喜之

則多事惡之則生怨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

遂而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則道來止故為道

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謂下之為事上不與共得

得受其上與義之使獨為之上謂內局從室視

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實以刑者刑謂內

閉心以察臣也由內以觀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八尺

曰咫尺者所以度長短既閉心以參驗之咫尺以

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

犯錯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因其

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所為善惡既各

惡必及刑刑賞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罰規矩既以

不差誰敢不信其事不當下考其常

則人知他事皆然主上不神下將有因測其所由者

故曰三隅乃列也其事不當下考其常

也既不神故可測則可其事不當下考其常

以常理考之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天地高厚不可測

地則上因下考若地若天孰踈孰親天無私覆地無

之累可解也私載故無踈無

親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高欲治其內置而

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欲令機事欲治其外官置一

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

一人必爭官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疑故大臣之門唯

恐多人在門多人威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不測

得之治道無極也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

者故曰治之極也

謂大惑者。刑名不差則其守職此治之至要。獨民愈眾

姦邪滿側。亦既大惑故。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

而逼焉。君之富臣更從。臣貸君之貴。臣更令毋專信

一人而失其都國焉。聚馬故失其都。勢非大於股難

以趣走。臣重於君。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失神謂君可

為虎。隨其隙。主上不知。虎將為狗。臣既不知。臣之為虎

狗。然所以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臣既以虎為狗。君不

陰謀其事。主相求皆為狗。益其虎成其群。以弑其母。既朋黨相

事。即虎成羣。必見試。為主而無臣。奚國之有。故曰無臣

虎。既成羣。必見試。為主而無臣。奚國之有。故曰無臣

自寧。王既也。刑虎則懼而法刑狗信。虎化為人。復反

其真。謂君君。欲為其國。必伐其聚。聚為朋黨。交結伐

也。朋黨。不伐其聚。彼將聚眾。欲為其地。必適其賜。地亦

欲治其國。必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求人

斧。亂人以斧。假仇人也。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

既得斧。與我之見。伐不亦宜哉。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

百戰。夫上位可實。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之心。

也。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下既有

常。匿私以試。上故上必當。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度

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也。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度

為。主之割斷也。故堂與之具。臣之寶也。君位故為臣寶。

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

尋常。四指為扶。上於度量。少有所失。下之得。利也。數倍多矣。有國之君。不大其

都。大其都。臣將據以叛國。有道之臣。不貴其家。大夫稱家。貴其家。臣將陵已。

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其臣。臣將貴勢過已。貴之富之。備將代

之。臣既貴富。備也。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太子

者。君之副貳。國之重鎮。今欲備其危。始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矣。內索出圍。必身自

執其度量。臣欲求人。四圍謀君。常在圍內。自內厚者。虧之

薄者。靡之。厚謂臣黨與眾。勢位高也。虧靡有量。毋使

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若明之漸。虧也。亦取其既盛。必衰。天之道也。

靡之若熱。若熱。若鑽火之取。息簡令謹誅。必盡其罰。

毋弛而弓。一棲兩雄。弓以射。不當棲之。雄喻一棲兩

雄。其鬪頽頽。鬪。爭門。豺狼在牢。其羊不繁。

家二貴。事乃無功。二貴。爭出命。服役者不夫妻持政。

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為人君者。

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踈。木喻臣也。披為落。其枝也。數落木枝者。喻數削黜臣

勢也。木枝扶踈。將塞公問。謂臣威權覆私門將實。公

庭將虛。主將壅圍。圍。圍也。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拒

枝之旁也。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

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春風

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枝本大矣。春風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

其威重則臣將二而危君矣公子既眾宗室憂塗宗室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

枝茂木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

淵毋使水清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鑿之者必探其懷

奪之威探其懷謂淵其所欲為主上用之若雷若雷威不下

命神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

君之百姓以成也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

愛孺下便僻好色便僻得嬖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

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

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為為人臣者內

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以金玉之質內

左右近習優笑者謂排優能嘲此人主未命而唯唯

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

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

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

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

謂在旁王姦臣既以金玉內事近習之臣外又為行

謂在旁非法漸化其主既皆非則其位可得而奪

良

也。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

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

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

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

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取大臣之心。辭

言為作聲舉。入更處置。選六言事於君。其亦既成大。臣必益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惟其主。主犯則

君臣有隙。姦臣可以施謀也。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

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

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飾子女狗

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

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

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

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澤不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

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

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九重。賢從希得為人

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

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便。聽者示之以

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設施屬此

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群臣百

姓為威強者也。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群臣

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一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

請所以防初姦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

口之同林也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

益辭所以防二姦不令妄舉。其於觀

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不使擅進。不使擅

退。群臣虞其意。其於德

施也。縱禁財。發積粟於倉。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

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不使群

臣相為語。其於勇力之上也。軍旅之功。無踰

賞。邑闔之勇。無赦罪。不使群臣行私

財防七姦之威使行私財於一男士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

之不法則距之四方姦

所謂亡君者非有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有也。

亡君雖有國非令臣以外而制於內。則是君人

者亡也。臣自外聽大國為救亡也。而

亡亟於不聽猶聽人國則誅求無厭每事皆聽其傾國

從之亡急故不群臣群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臣

外交以君之聽也欲有所構結諸侯之不聽則不

之臣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

明之為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

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

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

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

不肯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聽

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

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

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

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

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聽毀也或本為墮

韓非子卷之二

順齋張鼎彖
劉伯甫校

韓非子卷之三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悞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癸

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耳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雙言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

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奚爲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

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與兵伐虞。又剋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為申之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輕侮也。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有上中下。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有戎有緡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

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群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

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
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
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
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
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
所好者音。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涓曰。
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
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
曠曰。不可。占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
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

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

也。南方來集於即門之垓。棟端也再奏之。而列三奏之。

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

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

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

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皇帝合鬼神於泰山

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神名也並鎡蒲末切元居

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

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

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

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
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
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
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瘞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
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奚謂貪悞昔者。知伯瑤知伯
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
請地於韓。韓康子將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
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驚悞。彼來請地而弗與。則
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狃習也。得地於
也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

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
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
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段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
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
如是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諾。因令
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
狼之地。邑名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
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規而
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其措
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閔子

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于其

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

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

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

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

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

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脩其教。不治城

郭。君其出令。令民自謀。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

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有奇人者。使治城郭

之繕。奇餘也。謂開人音馮。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

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

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

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

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墻之有楛。高至于丈。

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幹之勁。弗

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

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君

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

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

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

年。城中窠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口臣聞晉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也必至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耳。人莫知之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

孟談入晉陽。以報三軍之反于襄子。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目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恠其色。因入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每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

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蒯。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然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氏之軍。而禽知伯。知伯身

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悞好利。則滅國

殺身之本也。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

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

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

矣。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

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

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劔。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

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

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其之迹。流

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修。

也。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修。

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祭

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為茵。蔣席蔣草名為茵。頗緣

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

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為大輅。而廷九旒。食器

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

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

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

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

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

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

後為由。余請期。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

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為由。余請

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

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

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

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

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奚謂離內遠遊。

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

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人有圖國者何。君雖

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

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于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

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具。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獷_也。以爲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

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弒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

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

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

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

豈如囚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

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君曰。善。乃警警飾

戒也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

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

驅其練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

而求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

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

意於秦也。信申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

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

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

韓君大說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

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

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

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

者宜陽果拔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

則國削之患也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

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

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

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

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

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

我君有福未必及也其禍之至當連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

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

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

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

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

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

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

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

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

此將令其宗廟不被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

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群臣

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馬齊等皆

精妙也。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為晉君。重耳即

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

出之我，且殺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

薄賦，言非本心也。知子不違也。知不取違君也。其衣子之閭，寡人

將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

負羈之間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

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

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

之勢也。

韓非子卷之三

順齋張鼎校刊

韓非子卷之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

王而長號韓公由
故其材用終不見明下生既以抱
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
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
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
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
也。擅為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已。況其餘
乎。此所謂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
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
明且察。今見
聽用能燭見
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
良

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

見刑除也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

可兩存所存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外謂

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

故敵國為之訟。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

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群臣為之用即中不因則

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即中為即君中則君之左

近主故為學士不因則奉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

也。談者謂為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

能忠主而進其仇。重人所求者人主不能越四助而

燭察其臣。臣亦謂法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

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已

又用事既久既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

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為之訟。訟即說也重

主心而同其好惡已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則

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

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

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近愛

重人其數不勝也。數理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

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重人與其數不勝也。以輕賤

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為朋黨

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久

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

旦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法術之士

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進

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

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重人勢其可以罪過誣者

公法而誅之。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者其不可被

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

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慘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

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

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為

人其不可借以羨名者以外權重之。彼雖無功伐可

重也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

外權矣。趨向今人正不合參驗而行誅。謂於法術以

知其真偽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即未見故法

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

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強

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越國

國即敵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

專權是國為越也。

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即已智國還為越國故曰是國為越也

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

縱臣專權國變成越

是不自知已國即與越國不異所以然人主所以謂者良以不察知已國類於越國故也

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所

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

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

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與死人同病者不

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

國安存不可得也。襲重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

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

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

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

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

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

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絜固身。修士謂修身之士但精絜自固其身

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士謂智也其修士不能以貨

賂事人。既脩身故不賂事人以貨事人也恃其精絜而更不能以枉法為

治。既精絜故不能枉法為治智士不重說以闕文也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

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修智之士不肯聽從也人主之左右行非伯

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

言起矣。精謂脩上精繁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

口村辯能也。精繁之行。決於毀譽。則脩智之吏廢。而人

主之明塞矣。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不以功

伐決智行。伐積功也。不以叅伍審罪過。當叅伍

之叅比驗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

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近習之臣既皆小人。同氣相求。

所愛者愚汙之人。亦以所愛必用之。在廷舉之處中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

乘之患。左右大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

且人臣有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

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者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

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

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

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

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臣也。剖

符言得專授人。官與之剖符也。此人臣之所以謫主便私也。謫誑也。設詐謀也。

以誑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

三。變謂行謫誑以移主意。十中是其故何也。人臣之

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

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脩廉

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塗者之徒

屬非愚而不知患也。必汗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執故

智上恐與司之庶士羞與之欺也。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故與之為徒。屬者必汗愚之人也。大臣

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

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比周相與。阿黨為比。忠信為朋也。比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為忠信與

親也。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雷同是甘。使國家危削。

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

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

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制禍。夫之毫釐差之千里。以福逆

說之所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而說難

非吾知之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雖不自

明吾所以說之意。如此者。萬不一有所以則為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

難也。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敢凡說之難。在知所

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所說

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

賤。必棄遠矣。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說之。彼

賤之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

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

無相時之心。而濶遠事情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

如此則必見棄而不收矣。

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反其身而實疏之。說

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所說之人內陰為厚利外陽為

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則私用其言外明棄其身以

飾其名也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

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

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汎語言及所匿似若說者彼先知其事今以發動之既懷此疑其身必危矣

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

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故而說者深知其事既所出入心知所規異事而當知

為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已之心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已也。如此者，身

危。說者為君規謀其事而智謀之士當如此者自外揣之遂得其謀因泄於外君則疑已漏之便以為

不密而加誅也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

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於已周給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功猶忘其德

若不行有敗，則羞始生焉。此正危身之道也。貴人

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身危。挑謂發揚也

也。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

身危。疆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

危。不能而疆不以而止必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

已矣。間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弘與之論細人，則

以為賣重。論細人必談以器斗宵彼論其所愛，則以

則以為知人而賣重也

則以為知人而賣重也

則以為知人而賣重也

則以為知人而賣重也

為藉資謂為藉君之所論其所增則以為嘗已也嘗

也論君所增則謂為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試已也含怒之深淺

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米鹽之為物積羣聚

直之物則謂已多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其略言

而陳其意則謂已怯懦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

肆陳也所說之事廣有陳說不為忌此說之難不可

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

凡欲說彼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彼有私

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

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有私事將欲

為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已而不能止

其私此則為之飾其背私之義而以不能順公為少

存公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

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

則舉簡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有欲矜以智能則為

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

不知也以資其智所說或矜以廣智則多與舉彼同

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

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彼內有行恤之言則

能為此又微言成比美名於私欲陳危害之事則顯

言又微諱當為私忠其
人必以誠而可試之
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

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

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說者或延譽異人與彼

同計其異人之計行若與彼同汗則大文飾之言此

汗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收者則明為文飾

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

已為善補過而崇重之也概之也彼或自多於其力當就譽之無自勇之斷則

毋以其謫怒之彼或自以斷為勇則無得以自智其

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彼或自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

所以護其短而養其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摩

然後極聘智辯焉其智辨得以極勝此道所得親

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思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

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一人自託

其所以干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後身以進

如此其汗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

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難久而周澤未渥離猶

謂所經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

其功斷直指是非以飾其身身謂以寵榮光飾相持

也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

輸忠故曰相持如皆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
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

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

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

鄭鄭人隳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

必將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

故大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

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一人謂關其思隣人之父

令胡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

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故統朝之

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

晉人譎取士會於秦統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

失宜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

車者罪刑彌子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

車申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刑罪異

日與申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

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

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

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

者愛增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

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

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

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
觸 嬰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
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
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
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
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
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
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

玉而題之以石。負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
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
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王之可以
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
為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
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
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
私為重臣者眾。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
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
者之為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

以尊王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於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言成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汙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者也從是觀之則聖人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恃人之以爲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衷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

待日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王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已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已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未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已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講談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穿井之陷。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

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塏埳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也。而國之所以危也。故聖人爲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不顧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

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
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
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公之衣。
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
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夫父之愛子也。
猶可以詐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
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殺死
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
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
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
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臣也。固左右姦臣之所
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
之勢。以困姦邪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
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
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
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
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
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
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
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

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衆。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捶策之威。銜檟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阨阻之患。乘舟之安。楫之利。則可以永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二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爲卿相之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爲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王。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主。使人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黜。剋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殘形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

謂無益之臣也。吾所以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人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材美。八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言不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以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

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淖齒之用齊也。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癰腫。疔瘍。上比於春蠶。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飢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韓非子卷之四

韓非子卷之五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群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口。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以待參驗。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餮貪而無饜。近

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語者。可亡也。佞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費。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隣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隣。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聚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群臣易慮。群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

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福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恟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賢人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

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仇官吏弱而人民傑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群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大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賢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

車馬之府
立功者也

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賢私行而賤公

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未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賢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隣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也。言其可亡也。夫兩鳧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躋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

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群臣輻輳之變。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群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群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群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夫。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者。愛則親。不

愛則踈。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踈賤。而子疑不爲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爲后。而子爲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酖毒扼昧。扼。昧。謂暗也。絞。縊也。之所以用也。故。挑左春。穉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爲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

也。故與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
夭死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賚則輿不售，人
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死也，故后妃
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
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
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
禍在所愛，是故明主不舉不叅之事，不食非常之食。
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
之分。偶叅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甄後以應前，按法
以治衆。衆端以叅觀，衆士之端皆相叅而觀之士無幸賞，無踰行

殺必當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徑役多則民
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賚人
富。苦民以富賚人，起勢以藉藉借也人臣，非天下長利
也。故曰：徑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
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
矣，然而釜鬲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
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
然守法之臣，為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胷中而已。失
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蠶所記，犯法為逆，
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賚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

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
愬。大臣比肩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
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
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
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
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讐。而主反制於其所不
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
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矣。人主釋法而
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
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
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
偽為忠信
然後不禁三者悞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
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
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
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
者。少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
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
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

事有力者必賞。則群臣莫敢飾言以僞主。王道者使
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
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
說。說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
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一勢者用。則忠臣不聽
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
矣。主道者。使人臣有必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
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
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
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則人臣莫敢妄

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
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爲之者。其爲不得利。必
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
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
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
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
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矣
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
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
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大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

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穰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受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贛窳惰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黃虎受阿諛。而輒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鄒人不能歸。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為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筮。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掄兵而南。則鄴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

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
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
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
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
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
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
廣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
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強
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明之龜與吳戰而不
勝身臣入宦于吳及國弃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
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
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
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
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
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爲用而小國愈亡故
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爲攻魏而加兵計
馮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
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
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
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

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當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

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爲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卧。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也。端故也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

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隣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秦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隣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六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若者舜使禹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諸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

飾於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將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群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群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為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求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

背法飾智。有資稱比。下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者。禁君之立法以為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為非者。是邪以智。以此思之。則知凡官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也。過法立智如

是者。禁主之道也。禁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勸。不可為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汗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

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